

百

僚

金

鑑

百僚金鑑卷之十

武功

敷治以文戡亂以武。武與文不可偏廢者。自涿鹿一戰。遂啓殺代之端。嗣是伊尹造攻於鳴條。尚父鷹揚於牧野。而兵法乃大格焉。彼齊之孫武。魏之吳起。尤而效之者也。厥後有穰苴尉繚之徒。皆得竊其說以相誇詡。要不外司馬法者。近是自漢唐以來。功名表著者。集之於篇。以示安不忘危之意焉。

有熊氏

黃帝時。有蚩尤作亂。作刀戟大弩。以暴虐天下。炎帝榆罔

不能制之。令居少瀨。以臨四方。蚩尤益肆其惡。出惡泮水。登九淖。以攻炎帝于空桑。炎帝遭居涿鹿。軒轅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霧。軍士皆昏迷。軒轅為指南車。以示四方。遂擒蚩尤於中冀。因名其地曰絕轡之野。軒轅黃帝之名。有熊其國號也。

伊尹

伊尹名摯。力牧之後也。耕于有莘之野。樂道守義。成湯使人以幣聘之。進之于桀。桀不能用。復歸湯。因說湯以代夏。救民之事。遂與桀戰於鳴條。桀師敗績。湯乃放桀于南巢。以伊尹為相。

呂尚

呂尚者。其先祖嘗為四岳。佐禹平水土。夏商之際。封於呂。姓姜氏。尚其苗裔也。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虬。非虎非雉。所獲霸王之輔。於是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水之陽。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為師。謂之師尚父。後相武王以伐紂。封於齊。

吳起

吳起衛人也。先仕魯。殺妻以求將。大破齊師。或譖之。起恐得罪。歸魏。文侯以為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為將。與士

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乘騎。親糞。糶。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為吮之。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為。母曰。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而不旋踵。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死所矣。

穰苴

司馬穰苴。菽田完之苗裔也。晏嬰為於齊景公。名為將軍。使寵臣莊賈監軍。約出師後期者斬。莊賈踰期後至。斬之。以徇三軍。三軍戰慄。遂霸齊國。

孫武

孫武子。齊人也。以兵法見吳王闔廬。闔廬出宮人為二隊。

以罷埴二人為隊長。試習戰法。孫子約曰：汝知左右手與心乎？宮人曰：知之。孫子曰：前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乃三令五申而鼓之。宮人笑，乃斬隊長以徇。再鼓之，無不如今。遂強吳國。

孫臏

孫臏者齊人也。魏龐涓伐韓，韓請救於齊。齊使臏為師，以救韓。直走魏都，龐涓去韓而歸魏。孫子謂田忌曰：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乃使齊兵入魏地，為十萬灶。明日為五萬灶，又明日為三萬灶。龐涓大喜，曰：吾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與其

輕銳兼日併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多阻隘。可伏兵。乃砍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于是令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涓果夜至。砍木下。見白樹。以火燭之。萬弩俱發。魏師大亂。相失。涓乃自刎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大破魏師。

田單

田單者齊之宗人也。多智習兵。立以為將。聞燕惠王新立。嘗不快於樂毅。乃縱反間曰。樂毅與燕新王有隙。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為名。齊人惟恐他將來。即墨殘矣。燕王得反間。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毅。遂奔趙。燕將士由是憤惋。

不和。田單乃收城中牛千餘。為絳繒衣。畫以五采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葷於其尾。鑿城數十穴。夜縱牛燒葦端。壯士五十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所觸盡死。傷城中鼓噪從之。燕軍大敗走。齊人殺騎劫。復齊七十餘城。封為安平君。

張良

張良祖擊始皇之後。聚少年百餘人。欲泛騎道遇沛公。遂屬焉。公以良為庶將。良教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與他人言。輒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遂從不去。及沛公得天下。封為留侯。

秦王子嬰遺將將兵距峽關。沛公欲擊之。張良曰。秦兵方強。未可輕。願先遣人益張旗幟於山上。為疑兵。使酈食其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秦將果欲還和。沛公欲許之。張良曰。此獨其將欲叛。恐其士卒不從。不如因其懈怠擊之。沛公引兵繞峽關。踰箐山。擊秦軍。大破之。

按子房與蕭韓。並稱三傑。而考其始終。蕭何有獄吏之嘆。韓信有未央之恠。而子房博浪一擊。而天下震動。借箸一籌。而四方拱服。蓋其始授兵符於黃石。其終放縱穀於赤松。光怪離奇。不可方務。殆其優游考終。其視沮臨屠戮者。相去不大徑庭哉。此又人傑中之傑者也。

韓信

韓信引兵伐趙。夜遣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望趙軍。諷曰。趙見我走必空壁來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裨將傅食曰。今日破趙會良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趙軍望見大笑。信引兵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信與張耳佯走水上軍。趙果空壁逐之。水上軍皆殊死戰不可敗。趙軍歸壁見皆赤幟驚亂遁走。漢軍夾擊大破趙軍斬陳餘擒趙王歇。諸將問信曰。兵法在倍山陵前左水澤。今又背水以勝何也。信曰。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乎。諸將皆服。韓信已定臨淄。

遂東追齊王項王使龍且將兵救齊。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為人所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胯下，無燕人之勇，不足畏也。進與信夾濰水而陣。信夜令人蒙荻塞水上流，且引軍半渡，擊信佯敗還走，且追之。信使人決荻塞水，且軍大半不得渡，遂擊龍且，盡定齊地。

漢高祖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人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所以得天下也。

陳平

陳平武陽人家貧好讀書。里社中平為宰。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平曰：使得宰天下亦如是歟矣。常從高祖征伐。凡六出奇計。請捐金行反間。一也。久惡韋異。進楚使。二也。夜出女子二千人解滎陽圍。三也。驛足請封齊王信。四也。請偽遊雲夢。縛信。五也。厚遺閔氏解白登之圍。六也。封為曲逆侯。

周亞夫

漢文帝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直馳入。已而之細柳。先驅不得入。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上至。又不得入。上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營勞軍。

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請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馳驅上。乃按轡徐行至營。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改容式車。敬勞將軍。成禮而去。群臣皆驚。上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擒也。至若亞夫，可得而犯耶？乃拜為中尉。

李廣

將軍李廣隴西成紀人。與程不識俱以將兵有名。當時各行無部伍，行陳就善水草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刀斗自備。然亦遠圻，候未嘗遇害。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刀斗，軍不得休息，亦未嘗遇害。然敵畏李廣之畧，士卒亦多樂從。

磨而苦於不識

司馬公曰。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言治衆而不用法。無不凶也。故曰。兵事以嚴終。為將者亦嚴而已矣。然則效。程不識。雖無功。猶不敗。效李廣。無不傾覆矣。

衛青 霍去病

漢武帝時。大將軍衛青。與驃騎將軍霍去病。皆為大司馬。去病為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天子常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畧何如耳。不益學古兵法。天子為治第。令視之。對曰。敵人未滅。無以家為也。由此上益愛重之。青為人仁愛喜士。退讓。以柔和自媚於上。兩人志操如此。

趙充國

武帝時先零與諸羌皆畔。時趙充國年七十餘。上以為其使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曰。無驗於老臣者矣。漢國將軍度羌人何如。當用幾人。對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遙度。破至金城。圖上方畧。充國至金城。常以遠斥候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壘。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上屯田奏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百戰而百勝。非計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漢陳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下公卿議。魏相任其計。可必用。上嘉納之。於是命充國留屯田。

按十二事。一言屯田。致穀威德並行。二言擬敵肥饒。以
待其叛。三言使民不失農。四言罷騎兵以省大費。五
言令士卒猶河隍。灌穀以示威武。六言以閑暇繕治。亭
亭。充入金城。七言不出兵。坐待必勝之道。八言無經遠
阻。追死傷之害。九言不損威武。敵難乘間。十言無驚動
罕。升使生他變之憂。十一言治隍隴中道橋。以制西域。
十二言省由役。以戒不虞。

張南軒曰。漢將當以克國為最。留田十二事。持久而為
不可動之計。其規模與孔明渭上之師。何異也。

麒麟閣十一功臣

宣帝思股肱之美。乃簡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其次張安世。韓增。趙克國。魏相。尚吉。杜延年。劉德。梁丘賀。蕭望之。蘇武。凡十一人。皆以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馬。

雲臺二十八將

明帝思中興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以鄧禹為首。次馬成。吳漢。王梁。賈復。陳俊。耿弇。杜茂。寇恂。傅俊。岑彭。堅。譚。馮異。王霸。朱祐。任光。祭遵。李忠。景丹。萬修。蓋延。邳彤。姚期。劉攴。耿純。臧宮。馬武。劉隆。又益以王常。李通。竇融。

卓茂合三十二人。馬援以椒房之親，獨不與焉。

胡致堂曰：東漢二十八人同時奮庸以濟王業，猶車轂居中，三十輻各以其力旋也。馬援雖勞於高密侯，方諸旄祭馮耿，豈應出其下，乃以后賦不入功臣之列。本款示公於天下，不知乃所以為私。義不當隱者，聖人猶自叙其績，豈可坐椒房戚屬而掩烈丈夫之大節哉。

馬援

武陵蠻寇臨沅，馬成討之，不克。馬援請行，帝怒其老，未許。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遂遣援行。援謂友人杜愔曰：「吾受國厚恩，年迫日索，嘗恐不得死國事，今

獲所願甘心瞑目矣。遂至臨鄉擊破蠻兵。後以憲訪之。誘薰葬城西。

按馬援嘗曰。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兒女子手中耶。至是果驗。

鄧禹

鄧禹南陽人。杖策追先武於鄴。曰。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先武大悅。因令禹嘗止宿於中。與定計議。每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皆當其才。及先武定天下。以功封高密侯。禹內行淳謹。有子十三人。各使守藝。修。閭。門。教。養。子。孫。嘗。謂。人。曰。吾。符。百。萬。之。衆。未。

嘗妄殺一人。後世必有與者。有子訓。其女曰綏。性孝友。好讀書。選入宮為貴人。

班超

班超字仲升。彪之子也。家貧為宦傭書。以養母。又勞苦。常投筆嘆曰。大丈夫無他志。曷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有相者謂曰。生燕頰虎頭。飛而食肉。萬里封侯相也。自假司馬入西域。以功封定遠侯。

諸葛亮

亮字孔明。瑯琊人。寓居襄陽隆中。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

莫之許也。惟潁川徐庶與崔州平。謂為信然。劉先主在荆
州訪士於襄陽。司馬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
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先主問為誰。曰。諸葛孔
明。龐士元也。條由是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
顛。奸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伸大義於天下。而智術短
淺。遂用猖獗。至於今日。然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
曰。今曹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
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
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東南。東連
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

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地。劉璋闇弱，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賢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撫和戎越，結好孫權，內修政治，外觀時變，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備曰：善。遂定三分之業。

胡致堂曰：三國人才之盛，後世鮮及。然諸葛孔明則高邁獨出，眉山蘇子以當觀然三代之佐，未易與世論。斯言當矣。孔明可垂於伊尹，而以管樂自許，漁志也。

羊祜

晉羊祜字叔子，晉主有滅吳之志，使祜都督荊州諸軍事。

鎮襄陽。祐後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歆去。比聽之。戒戍邏之卒。以墾田八百餘頃。其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其季年。乃有十年之積。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閣之下。侍衛不過十數。人自歸江陵。務修德信。以懷吳人。每交兵。刻日方戰。不為拚襲之計。將師有欲進。詭計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祐出軍。至吳境。刈穀為糧。皆計所侵。送絹賞之。每會衆。江沔游獵。嘗止晉地。若禽獸先為吳人所傷。而為晉兵所得者。皆送還之。於是邊人皆悅服。祐與陸抗對境。使命嘗通。抗遣祐酒。祐飲之不疑。抗疾求藥於祐。祐以成藥與之。抗即服之。人多諫。抗

抗曰豈有敵人羊叔子哉。抗告其邊戍曰彼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勿求細利及沽卒。南州民為之罷市。祐好遊峴山。襄陽人建碑立廟於其地。歲時祭祀。望其碑者無不流涕曰。謂之隨淚碑。

凌烟閣二十四功臣

唐太宗命圖畫功臣於凌烟閣。凡二十四人。長孫無忌。王莽。杜如晦。魏徵。房玄齡。高士。燕尉。遲敬德。李靖。蕭瑄。段志元。劉元基。屈通。殷開山。榮紹。長孫順德。張亮。侯君集。張公謹。程知節。虞世南。劉政。唐儉。李世勣。秦叔寶。

李勣

唐李勣為將。有謀善斷。從善如流。戰勝則功歸於下。所得金帛悉散之。將士故人思致死。所向克捷。臨事選將。必嘗相其狀貌。魯厚者遣之。或問其故。曰。薄命之人。不足以成功名。嘗謂人曰。我十二三時為亡賴賊。逢人則殺。十四五為難當賊。有所不愜則殺之。十七八為佳賊。臨陣乃殺人。二十為大將。用兵以救人。及卒。謚貞武。

太公廟

唐明皇帝。令兩京諸州各置太公廟。以張良配饗。選古名將以侑十哲。左廡以張良為首。田穰直。韓信。李晟。李靖。郭子儀。此左五哲也。右廡以孫武子為首。管仲。樂毅。諸葛亮。

李勣范蠡此右五哲也。致祭如孔子禮。

司馬溫公曰：經緯天地之謂文，戡定禍亂之謂武。自古不兼斯二者而稱聖人，未之有也。豈孔子專文而太公專武乎？自孫吳以降，皆以勇力相勝，徂詐相高，豈足以敬於聖賢之門，而謂之武哉？乃度誣引以脩十哲之目，使太公有神，必蓋與同食矣。

郭子儀 李光弼

安祿山反，元宗命郭子儀進取東京，選良將一人分兵先出井陘定河北。子儀薦李光弼為河東都度使，分朔方兵萬人與之，大破賊將史思明於嘉山。及子儀光弼還常山。

思明收散卒數萬。雖其後子儀至恒陽。思明隨至。子儀深
溝高壘以待之。賊來則守。去則追之。盡則耀兵。破斫其營。
賊不得休息。數日與光弼議曰。賊倦矣。可以出戰于嘉山。
大破之。其後屢建大功。卒能破逆賊。反乘與唐室再造。李
郭之力也。

郭子儀為上將。擁兵程元振。魚朝恩。誣謗百端。詔書一紙。
徵之。無不即日就道。由是說謗不行。嘗遣使回承嗣所承
嗣。西望拜之曰。此勝不屈於人。若干矣。李靈曜據汴州。作
亂。公私物過汴者皆留之。惟子儀物不敢近。遣兵衛送出。
境。按中書令考。凡二十四。府庫珍貨。山積。家人三十人。八

子七。皆為朝廷顯官。諸孫數十人。每問安。公不能盡。辯
頷之而已。天下以其身為安。老者殆三十年功。蓋天下而
主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疾。窮奢極欲。而人不之非。年八
十五而終。其將位至大官。為名臣者甚衆。卒封汾陽王。諡
忠武。

李晟

李晟破朱泚。收復京城。屯於含光殿前。令諸軍曰。晟願將
士之力。克清宮掖。長安士庶。久陷賊庭。若小有震驚。非而
民伐罪之意。晟與公等。室家相見。非晚。五日內無得通家
信。公私安堵。秋毫無犯。遣掌書詔于公。異作露布。上行在

曰臣已肅清宮禁祇請寢園鐘虛不修。朝靴如故。上泣下。曰天生李晟以為社稷非為朕也。封西平王。謹志武。

李愬

愬晟之子也。受命伐蔡。乃命李祐及李忠義。李進誠各將軍出來行。至張柴村。夜半雪甚。行七里。至州城。近城有鵝鴨池。愬令驚之以混軍聲。四鼓愬至城下。無一人知者。李祐李忠義鑿其城為坎。以先登。壯士從之。鵝鴨入居元濟外宅。或告元濟曰。官軍至矣。元濟尚寢。笑曰。悍囚為盜耳。曉當盡殺之。又有告者曰。城陷矣。元濟起。聽於庭。聞愬軍號令。始惧。乃帥左右登牙城拒戰。及董重質詣愬降元。

濟於城上請罷。下之。樞送京師。不戮一人。懇還軍。諸將請曰。始公敗於朗山而不憂。勝於吳房而不取。冒大風。盛雪而不止。孤軍深入而不懼。然卒以成功。皆衆人所不能。喻也。敢問其故。懇曰。朗山不利。則賊輕我不為備矣。取吳房則其竄奔。蔡併力固守。故存之以分其兵。風雪陰晦。則烽火不接。不知吾至。孤軍深入。則人皆致死。戰自備矣。夫視遠者不顧近。慮大者不計細。若矜小勝。恤小敗。先自梳矣。何暇立功乎。衆皆服。懇儉於奉已。而豈於待士。知賢不疑。見可能。斷此其所以成功也。

史臣曰。李愬所論用兵。凡智將皆能之。而其所不可能。

者有二焉。夫忌敵者桓情也。而彼獨厚結李祐以齒成
年功者常態也。而彼獨拜迎裴度以救其譴。蓋晟乃仁
義之將。而想為其子。故家法傳焉。此况想之籌畧。尤有
克肖乃父者乎。

曹彬

宋樞密使曹彬。伐江南。頓師城下。未嘗急攻。而城中日迫。
城將陷。彬忽称疾不視事。諸將問疾。彬曰。余疾非藥石所
能瘳。惟願諸君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
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為誓。彬即称愈。城陷。唐主李煜出
降。彬待以賓禮。請治裝。赴汴。彬自出師至凱旋。士卒畏服。

江自穎以保全。彬歸自江南舟中。惟園籍衣衾而已。閉門
進榜子云。奉勅差往江南。勾當公事。時人嘉其不伐。彬
性仁厚。在朝未嘗言人過失。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遇
士大夫於途。必引車避之。不名下吏。每白事。必冠而後見。
君子謂仁恕清慎。能成功名。守法度為家。良將第一。

按王全斌伐蜀。日夜宴飲。不恤軍士。縱部下掠子女奪
財物。蜀人苦之。太祖每以為恨。以彬仁厚。故專任之。彬
子瑋。瑋皆為良將。與世顯榮。全斌身死未幾。子孫有為
乞丐者。仁基之應為將者所宜鑒也。

吳玠

宋高宗時。四川宣撫使吳玠。善讀史。凡往事可師者。錄置座右。積父墳牘。皆格言也。用兵本孫吳。務遠畧。不求近小利。部下嚴而有恩。虛心請受。雖卒伍最下者。得以情達。選用將佐。視勞能為高下。不以親故權貴撓之。及卒。西人思之作廟以奉焉。

周靜軒曰。吳玠忘身殉國。百戰禦敵。屹然為西川之保障。忠君愛國。死而不渝。自中興以來。若玠可謂賢將矣。

岳飛

岳武穆飛。事親孝。立志慷慨。以必取中原。滅仇為念。自奉甚薄。少飲酒。能至數斗。帝嘗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

飲酒。遂絕口不飲。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願與交飲。乃飾名妹遺之。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耶。却不受。玠益敬服。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御士卒。嚴而有恩。凡有頒犒。均給軍吏。秋毫無私。善以少擊衆。有所欲舉。盡召諸將統制。與謀計。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故敵為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浚嘗問用兵之術。飛曰。仁。智。信。勇。嚴。闕一不可。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敬投壺。恂恂如書生。每辭官。必曰。將士効力。飛何功之有。然忘饋激怒。議論持正。不挫於人。卒以此得禍。

韓世忠

世忠抗疏言秦檜誤國之罪。遂罷為醴泉觀使。自是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踰駑。猶酒。泛一二奚童。縱遊西湖。以自樂。澹然自如。若未嘗有權位者。平時將佐。罕得見其面。十餘年而卒。性懇直。勇敢。忠義。率闕廟社。必流涕極言。與檜同在政府。一揖之外。未嘗與談。嗜義。輕利。持軍嚴整。與士卒同甘苦。器仗規畫。莫不精絕。

按同時有劉光世者。律身不嚴。取軍無法。不肯為國任事。嘗入對。言願竭力以報國。他日史官書功臣第一。帝曰。卿不可徒為虛言。當見之實事。方之韓世忠。岳飛。不

遠矣。

劉錡

劉錡慷慨深毅。有儒將風。金主亮之南下也。今有敢言錡姓名者斬。故舉南朝諸將問其下。孰敢當者。皆隨姓名以對。至錡真有應者。金主曰。吾自當之。惜錡以疾不能成功。齋恨而沒焉。

宗澤

宋宗澤為東京留守。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閣盡廢。兵民襁負。盜賊縱橫。澤既至。誅捕盜賊。撫循軍民。修治樓櫓。募出師以伐敵。有王善者。河東巨

寇擁衆七十萬。單騎馳至其營。泣謂之曰。朝廷當危難之
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愾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
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不效力。遂解甲降。嘗謂岳飛曰。不
智勇材力。古良將不能過。然奸野戰非萬全計。因授飛陣
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
言。

百僚企鑑卷之十一

戒石銘

爾俸爾祿 民膏民脂 下民易置 上天難欺

右宋高宗紹興元年頒戒石銘於州縣。今刻石云云。

按此乃獎廉懲貪之要務。而敬天勤民之心法也。凡

食祿之家。非能自耕而食。自織而衣也。一絲一粒。莫

非民間之膏血。故必節用而愛人。留不盡於閭閻。亦

為仁人君子之用心。若糞索是飽。糶於是盈。曰蒸茲

小民。惟我魚肉。而莫我知何也。亦知有皇上帝。臨下

有赫乎。古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得暇

瘡剝却心頰肉。民膏民脂之謂也。周頌云。陟降厥士。日監在茲。上天難欺之謂也。故辭此則為循吏。為神君。兆民戴之。卓服庸之。身名供奉。子孫可保。人亦何憚而不為乎。悖此則為貪官。為酷吏。兆民怨之。斧鉞臨之。身家俱賤。爰及膏裔。人亦何苦而為之乎。故自州縣等而上之。即公孤卿貳。俱當以其為鑑云。余為廣其意曰。

墨綬銅符委任隆

身有民社代天工

膏梁宜念耕耘苦

文繡常思杵臼空

貪吏可為非確訓

潔清自守貽休風

莫恃威福凌愚民

須信彼蒼有至公

戒石碑陰銘

蕭弘普

大哉告戒

至明至威

瞻前在目

越後在思

思而不見

不顯於微

棘、業、

庶幾無慮

訓燕銘

周典六計

吏治條陳

以森為本

乃良而猶

彼肆貪吏

與狼虎均

肥於其家

多齋吾蹶

終違於法

規其冠紳

揭特而出

殃及後人

我朝志學

黜貪而仁

亦爾群辟

是訓是遵

謹刑錄

民吾同是 疾痛猶己 殺害以威 刑非得已

仰惟祖宗 若保赤子 明護庶獄 剛仁溫旨

金科玉律 毫析鑑累 大詞大吏 幾察法理

建于郡邑 濫用筮筮 典聽朕言 式克欽止

古本埋宗。製政訪中外。凡為司牧者。當為一通。置之

座右。以愚按。用官以六計。辨群吏。智能賢善而督。冠

之以燕者。該以燕為象善之本也。倘每事盡善。而偶

一染指。則為人所唾棄矣。蓋士人守己。如處子之守

身。一或失節。雖有貌言工巧。不足觀也。已天下之財

止有母錢。不在民則在官。既肥於其家。有不剝削於

民者乎。貪人敗類。刑法隨之。縱有時而倖免。清夜自思。寧不愧於縉紳耶。宋自祖宗真仁以來。皆以忠厚為本。故黜貪官。乃以仁吾民耳。

記曰。刑者。例也。刑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蓋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故叔問如皋。猶服念至句。蓋其難其慎也。故漢當昭宣之時。鄧君章廢延年。皆以殘刻相尚。而張釋獨持廷尉之平。雋不疑乃多所平反。漢之元氣不至虛耗者。賴有此也。唐當武周之際。周興來俊臣。競為酷害。而徐有功獨存平恕。李日知不離刑曹。卒能反周為唐。仁暴之應。

彰。如是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其聖賢傳心
之要典也。然

西山政訓

真德秀號西山先生。諭僚屬以四事十害。其言曰。德秀願與同僚各以四事自勉。而為民去其十害。

四事

律己以廉。清操。

萬分廉潔止是小善。一然貪污便為大惡。不廉之吏如蒙不察。雖有他善。莫能自贖。故以外為四事之首。撫民以仁。慈恩。

為政者。當體天地生萬物之心。與父母昆弟赤子之心。有一毫之慘刻。非仁也。有一毫之忿怒。亦非仁也。

存心以公 梓君

傳曰公生明。私意一萌。則是非易位。歡喜之當理。不可得也。

張事以勤 欽才

當官者。一日不勤。下必有受其弊者。古之聖賢。猶且日昃不食。坐以待旦。况其餘乎。今之世。有勤於吏事者。反以鄙俗目之。而詩酒游宴。則謂之風流。開雅。此政之所以日與。而民之所以受害也。

十害

斷獄不公 鬻貨之吏

獄者民之大命。豈可以有私。

聽訟不斷。糊塗之吏。

訟有實有虛。聽訟不審。則實者反虛。虛者反實矣。

淹延囚繫。懶慢之吏。

一夫在囚。舉室廢業。囹圄之苦。度日如年。可久淹乎。

慘酷用刑。狠惡之吏。

刑者不獲已而用。人之骸膚。即已之骸膚也。何忍以慘酷加之乎。今為吏者。好以喜怒用刑。甚者或以閑節用刑。殊不知刑者國之典。所以代天糾罪。豈官吏逞忿行私者乎。

汎濫追呼 騷擾之吏

一夫被讎。舉室驚惶。有持引之需。有出官之費。貧者不免舉債。甚者至於破家。其可濫乎。

招引告訐 陰刻之吏

告訐乃敗俗亂化之原。其犯者自當痛懲。何可勾引。今官司有受人實封狀。與出榜召人告首。陰司罪犯。皆係非法。

重疊催科 括剋之吏

稅出於田。一歲一收。可使一歲至再稅乎。有稅而不輸。民之罪也。輸已而復責以輸。是誰之罪乎。今之州

縣或鈔雖給而籍不銷。再進至官。呈鈔乃免。不勝其擾矣。甚至有鈔不理。重納而後已。破家蕩產。鬻妻賣子。往往由之。有人心者。豈忍為此。按鈔即今之小票。百姓納銀。不給小票。不勾赤曆。世之貪官。通同收頭。猶鼠同眠。往往用此術。一樹剝二皮。何處告訢。

科罰取財 巧取之吏

民間有二稅外。一毫不當妄取。今縣道有科罰之政。與夫非法科歛者。皆民之深害也。不可不革。

縱吏下鄉 木瘁之吏

鄉村小民。畏吏如虎。縱吏下鄉。猶後原出柙也。弓手

主軍尤當禁戕。

低價買物 乞丐之吏

物同則價同。豈有公私之異。今州縣有所謂市令司者。又有所謂行戶者。每官和收買。視市價率減十之二三。或不即還甚者。白著。民戶何以堪此。

真西山先生曰。某之區區。其於四事。敢不加勉。同僚之賢。固有不俟叮咛。而素知自勉者矣。抑豈無所當勉。而未能者乎。至若十害。有無所未詳知。萬一有之。當如拯溺焚。不俟終日。勿徂於因循之習。勿牽於利害之私。或事州縣。當見告而商確焉。必期於去民之瘼。而後已。此

又某之所望於同僚者

清慎勤詩

華東老人

一官初授即膺綬

愛爾青齡無染身

清白吾家有秘譜

古人三字要留神

狀元劉理順曰居官之務多矣。古人以清慎勤括之。清慎勤之說亦煩矣。而董宗伯以三字還之。宗伯之三字已淵矣。而我華東夫子。復以詠言為如祖計之。夫子之詠。夫子之教也。夫子之教。匪直夫子之詠也。夫子作令。而孔。通。馳。聲。居。天。垣。而。高。岡。振。響。節。旄。南。指。而。兩。浙。之。波。以。靖。堂。綱。再。整。而。南。北。之。紀。益。肅。其。視。楊。太。尉。

之四知。諧葛武侯之小心。陶都督之終日運甕。有以異乎。故微是詠。夫子之教已揭日月而行也。微是教。夫子之身已載軌物而出也。

三字金丹

清慎勤三字金丹也。唯清則旌厥志。惟慎則正厥身。惟勤則底厥勲。三者克修而福祿泛之矣。余不敏。自筮仕燕江。以洎歷任虞曹。罔不以此為絃韋。茲出守金明。其公署顏曰清慎勤。拂塵視之。乃會稽天來李翁書也。公餘玩味。厥與實深。其或苞苴未絕。思以杜之。躁妄未除。思以制之。叢脞未起。思以振之。慙其濁。即以反於清。戒其肆。即以反於

慎。振其惰。即以反於勤矣。醫家云。手足痿痺。謂之不仁。誠使三者佩服無缺。則政務清明。精神強固。於以稱循良而膺異數。將以此為權輿矣。爰敷厥義。銘諸座右。用以自箴。並以箴諸君子云。

清箴

分符綰綬。厥道維清。纖塵不流。迺念今名。譬彼秋月。翳而愈莹。譬彼寒潭。撓之益澄。勿欺風夜。勿昧寸靈。四知恒念。三畏自程。彼白壁。勿玷青蠅。倘素無。勿混微罔。籩簞不飾。罔有常刑。凡百君子。用誌几楹。

慎箴

守位服官。厥德惟慎。循繩遵墨。迺鮮厥愠。行期有經。言戒罔信。旋折蟻封。迺迺頽隕。括囊無咎。惟口啓讟。破酒漏言。雷陽是擯。温室莫對。榮及祿胤。春冰兢。游雷震。執玉捧盈。戴經垂訓。凡百君子。恒錢方寸。

勤箴

進德居恭。勵志惟勤。月將日就。迺邁等倫。譬彼天行。晝夜迴輪。譬彼川流。萬古相循。禹王至聖。溝洫時勤。士行習勞。運甓斯頻。賦詩損壽。飲酒耗神。簿書旁午。案牘紛紜。天工翼贊。厥惟良臣。凡百君子。勿忘典墳。

與人誦

鄭使公孫僑為政。使都面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廬井有伍。大夫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恭儉者因而斃之。沒政一年。與人誦曰。取我衣冠而楮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共舉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魯人誦

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魯人初謗。曰。

麇裘而鞞。投之無戾。鞞之麇裘。投之無郵。三月政成。化行。民誦之曰。

袞衣章甫。寔獲我旃。章甫袞衣。惠我無私。

劉道原曰。子產沒。政一年。與人誦曰。孰殺子產。吾其與之。三年。誦之曰。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孔子為魯司寇。

政已數年。揖行相事。民謗之。三月而後誦之。彼一聖一賢。猶得民若斯之難也。後之為政。善惡與於愛憎之口。毀譽出於狡獪之吏。非至當之論也歟。

愚嘗謂是非毀譽。聽之人言。正直清廉。盡其在我。文中子曰。御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三哉言乎。

五字吟

臨民端在肅觀瞻

容貌衣冠莫踰閑

若使笑頰能自愛

垂紳坐治有何難

右恭

心同覆載浩無涯

萬姓紛紛共一家

魚躍鳶飛皆自得

休休祠度佐勲華

右寬

四時迭運不差移

潮汐盈虛有定期

頑若豚魚皆可格

兆民何事不相隨

右信

業廣功崇惟在勤

風行雷勵振精神

始終一致無叢脞

庶績咸熙答聖君

右敏

聖賢治化在仁民

兆姓痼瘕切已身

強教悅安稱愷悌

閭閻無虞不生春

右惠

按恭寬信敏惠五者夫子之論仁也。而為政之道不外是。他日論帝王之政。亦曰寬信敏公。與子張論從政。又曰尊五美。蓋為政為仁。相為表裏。未有舍仁而可以為政者也。至若相鼠興刺。葛屨貽譏。施朝三暮四之術。解朝考夕糾之政。甚而乳虎屠伯。肆其毒。羅鉗言網。極其慘。何足與言為政之道也。歟。

池邑宰詩

王梅溪守泉州會邑宰。池以詩云。邑宰皆感動。

九重天子愛民深。

本尹宜懷惻隱心。

今日黃堂一打酒。

使君端為庶民斟。

真西山帥長決。宴十二邑宰於湘江亭。作詩云。

從來官吏與新民。

本是同胞一體親。

既以脂膏供爾祿。

須知痛癢切吾身。

此邦素號唐荆古。

我輩當如漢吏猶。

今日湖亭一盃酒。

更煩散作十分春。

丘瓊山先生送蒲進士赴鉛山縣詩

科名進士重。仕宦宰邑難。羨爾英妙姿。致身青雲端。
牛刀初小試。遽爾莊劇煩。一朝謝師友。氣然吏民間。
衆目昏賄賂。萬口譁以譴。寒者待我衣。飢者待我殮。
晦者賴以明。尊者賴以宣。一身百責萃。事。未相關。
所貴各當理。事安民斯安。况當江閩夾。孔道多往還。
一事胡可苟。頃刻宰督閑。時。懷隱憂念。斯民艱。
民乃吾子。姓。財。乃。民。腎。所。民。身。即。我。身。心。肉。何。忍。剝。
聖朝待士厚。發策親臨軒。何以答國恩。民者君之天。
愛。民。即。愛。君。慎。勿。忘。斯。言。

文莊好詩。寫仕宦之艱甚。及民瘼之痛切。真筮仕之津。

泉而宰治之藥石也。凡為司牧宜駕一通置之座右。

唐李頎贈韓鵬詩

為政心閑物自閑

朝看飛鳥暮飛還

宰書河上神明宰

羨爾城頭姑射山

按此詩有一段優游自適之趣。亦必萬事就理。民無怨嗟。然後幾此。若哀鴻遍野。雀符弄戈。雖歎自適。豈能獨樂哉。余守延安。政簡刑清。寂無一事。有句云

偃蹇山城志願違

近來猶幸簿書稀

黃堂晝永渾無事

槐影參差燕子飛

其二

間關萬里守烏延

韓范芳徽在目前

但使寸心堪自對

飲水茹蘗亦悠然

其三

宦海蕭條惟一身

鶴琴相伴不為貧

官衙夜靜焚香坐

疑是羲皇以上人

其四

政簡刑清佐聖明

踈籬鷄犬不知驚

園扉久矣生苔蘚

野外村農起頌聲

虛東安為東莞縣令蒞任十九年清操不易臨行惟受
士民賜詩而已自賦曰

不貪自古入為寶

今日貪民詩滿囊

十有九年官劇邑

幸無一事掛心腸